縮臨古本論語集解

上

日仁18
1446
1

書地理志衡州中舊書與此同閩人本舊書職官志從五品下作六品上沈本作正六品下唐六典同

從四品下上州刺史從三品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史言文宗明不足以燭理三月牂柯寇涪州清溪鎮牂柯蠻在涪州東九百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涪音浮鎮兵擊却之初太和之末杜悰爲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事見上卷太和八年時有五色雲見於岐山見賢遍翻下同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佛骨在法門寺故云然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于京師未幾獲白兎幾居豈翻未幾言未得幾何時也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馴松倫翻畜吁玉翻旬

門 口仁12
號 1.446
卷 1

縮臨古本論語集解

三重縣藏版

縮臨古本論語集解敘

先聖之教莫要於論語後進之業莫尚於論語此其所以號稱宇宙第一寶典也自羅秦火之厄僅存於口傳與壁藏漢代所授受遂有齊魯古三本之異劉向班固唯記其篇第多寡而不著卷數至鄭玄作注合三論爲一又分爲十卷三國時王肅虞翻譙周等所注皆同鄭本何晏集解亦因之粤稽　國史

應神天皇御宇三韓率服歲貢方物其十六年

百濟博士王仁来歸獻論語十卷
皇太子稚郎子就而受之　皇國之有經學蓋
始於此即晉武帝太康六年也其爲漢注與魏
解今不可得而詳焉逮隋唐通信海路始開聘
使學生來往不絶資彼禮文潤飾我凡百儀度
大寶學令論語用鄭何二家亦遵隋唐之制也
明經諸公克世其業郁〻之美大備矣保元已
降乾綱中弛學庭日就荒穢鄭注湮晦不復見
於世何解則傳習較盛是以古昔鈔本印本收

儲於舊庠故家者猶多以裝之寮陋所聞見餘
二十通而我津藩有造館所藏鈔本十卷爲最
古此本係我封内大和古市名族廣瀨某家祕
祐信公時獻之鑒家了仲元祿八年證記定爲
贈大政大臣菅公親蹟裝謹審定白紙墨欄〻
高七寸五分界廣一寸經文每行十一字注雙
行小字增一格獨第一卷注或增或否第六卷
經注俱十二格而第一卷用筆凝重頗多姿態
二卷以下則結體遒勁略似世所傳大安寺緣

起雍也篇末署手自書寫畢字攙既得其正子孫可寶之丞相十八字通編施朱墨兩點又揭音注及宋槧摺本異文閒於欄外若紙背條記釋文疏義并家說每卷背有釋深尊貞和二年識語特述授受不苟之義第六第九第十卷尾並有極樂院主順乘記云我神文道大祖天滿元神垂擁護亦似爲菅公書者柿渫紙褾黝渫木軸製造極樸古香藹然可掬深尊順乘皆未詳何人或曰南都元興寺中有極樂院二釋疑

其住持貞和二年南朝改元正平距今天保八年凡四百九十二年菅公昌泰二年拜右大臣在官三歲左遷大宰府昌泰二年距今九百三十九年此編果出公手與否固非褧輩所能辨要其紙質墨彩一望可以知爲九百年外物也祐信公嘗齎到江戶時出示人吉田漢宜見而奇出私鈔上之活板刷印一百部以貽同好其所著集解攷異稱卷子本市堅光彥正平板集解札記稱菅家本皆指此也札記云　皇國刊

板經籍莫古於正平論語較之羣書治要開成石經頗有異同閒與後漢石經及史記漢書說文所引合又多與陸氏釋文所引一本合乃知其六朝遺經而非唐本也褧試取諸本對按其經注字句增減以至筆畫奇異多用六朝書體唯我古本與正平本大略相近而美其年代久近則此殆倍於彼洵爲宇宙第一古籍矣抑又通觀古今以推究一部集解顯晦存亡之跡誠有可惠可悲可憾可喜者嘗試論之在西土五

季之亂古籍蕩盡其幸而存者不過何氏集解皇侃義疏等數種然據晁公武所記則宋初見行集解唯有長興臨本一派耳所謂臨本後唐長興三年詔諸儒就唐石經各部編插注文鏤板者唐石經用開元改寫今文已非古本真面長興編注又成一時衆手多卒竣功所以多訛誤也邢昺正義出於皇疏而經注全依臨本其訛誤字句往往塑文下解不復就皇疏按正爲鹵莽之甚貽害後學是可惡也邢疏行而皇疏

亡既而注疏合刊本出人憙其便覽單注臨本亦湮滅無遺加以劉王蘓程諸家新義紛〻競興各立門戶漢唐之學掃地矣朱熹集注一從邢本其所比校僅止晁氏所錄孟蜀石經及福州寫本二種當南渡偏安之古文獻兩闕使人學問枯單至此是可悲也夫窮經之要在於講明大義得立教之本旨原不以搜求奇秘爲長然一字之訛或害全章之義自非取徵於古審訂得失則著論雖辨析理雖精憑虛鑿空究不免爲燕說明季以來諸儒有見於此故其說經專力考證主張漢唐之學者項背相望但歷攷散佚之餘所存無幾如錢曾好聚古書賞鑒之精儲藏之富一時無比猶且不能見集解原本財獲摸寫正平本爲希世之珍以其傳自朝鮮目爲高麗鈔本後之著錄家沿襲其繆竟不知正平是 皇國年號洋海茫〻無由通其情是可憾也於戲赫〻 日出處風土之美實冠萬國偃武二百年以文之盛不讓於漢唐往時西

滌藩臣山井鼎就下墅足利學所藏古本校錄其異同作七經孟子考文侯偉其業獻之於
延夷府講官物觀等又補其遺享保十六年刊行明年下　令長崎附西舶送致清國即彼雍正十年也皇疏奮鈔亦出於足利坊刻既久流傳海外會有乾隆購書之舉皆取入秘庫又翻刻布世學者莫不崇奉焉是可喜也總之以宇宙第一寶典遠越滄溟托迹於無雙靈區神天之所護持傳其真本至於今日豈非斯文之幸乎況其家古本儼然存我學館吾儕晚進之幸莫大焉褧承乏學職竊謂此編已顯於古學興隆之時然其顯較後不逮入考文補遺之撰財有吉田氏活字之舉歷四十年亦復散供殆盡今而不圖不朽恐違先聖垂訓出旨乃使書手影鈔一通以充副本每張十行統計二百六十葉釘為十冊便披覽也又縮臨經注一通勒成二冊建請上梓為學中誦習定本所冀頒行之餘還傳西土或有篤信之士若阮元鮑廷博者

翻雕以資稽古之業焉則不唯發我學之菁華
而已示足以增　皇國文明之輝矣聚不敏謹
敘其緊略以諗觀此編者
皇天保八乘歲次丁酉二月丙辰
津藩督學兼侍講岡川之聚謹撰并書

論語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
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
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魯論語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瑯琊王
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之故有
魯論有齊論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
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
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弇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

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魯論同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從之號曰
張侯論爲世所貴苞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
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
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
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
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受師
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
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

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
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
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
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孔子也
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悅懌也有朋自遠方
來不亦樂乎苞氏曰同門曰朋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
子乎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慍也有子曰弟子有若其爲

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悌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先能事父兄然後可乃仁成也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苞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曾子曰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乎子曰導千乘之國馬融曰導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

則千乘之賦其地千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苞氏曰導治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也敬事而信苞氏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而愛人苞氏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也使民以時苞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蠶農務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子夏曰賢賢易色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
不威學則不固（孔安國曰固弊也一曰言人不
敢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
其義
理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鄭玄曰主
親也憚
難也）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安國曰愼終
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
君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子禽問
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抑與之與（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
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惟孔子所
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
得邪抑人君自願與爲治邪）子貢曰夫子溫良
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求之

與（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
與與人求異明人君自願與爲治也）子曰父在
觀其
行（觀其
志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孔安國曰
孝子在喪
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
之道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
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
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
亦不
可行
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猶覆也
義不必信
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
及覆故曰近於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恭
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
恥辱故曰近於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安國曰敏疾有道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能自切磋琢磨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也故然之往告以貧而樂道來荅以切磋琢磨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已不知人也

論語爲政第二　何晏集解　凡廿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苞氏曰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子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苞氏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苞氏曰歸於正子曰導之以政孔安國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苟免罪也導之以德苞氏曰德詩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者正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

乎學三十而立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孔安國曰不疑惑也
五十而知天命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七十而縱心所欲不踰矩馬融曰矩法也縱心所欲無非法也孟懿子問孝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玄曰孟孫不曉無違意將問於樊遲弟子樊須也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也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苞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弗愛豕畜也愛而弗敬獸畜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色難謂兼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馬融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以爲孝乎馬融曰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足爲孝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曰回弟子也姓顏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惟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

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子曰視其所以以用也言視所其行也觀其所由由經也言觀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其所匿其情也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尋也繹故者又尋繹故者又知新可以爲師也子曰君子不器苞氏曰器者各周其用君子無所不施也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不周也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孔安國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也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苞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罔然無所得之也思而不學則殆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攻治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孔安國曰由弟子仲由字子路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張學干祿鄭玄曰子張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位也子曰多聞闕殆愼言其餘則寡尤苞氏曰尤過也殆疑也愼言之則少過也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苞氏曰殆危也所見危疑猶愼言之餘不疑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苞氏曰哀公魯君之謚也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苞氏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

服其上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孔安國曰魯卿季孫肥也康謚也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苞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孝慈則忠苞氏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也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苞氏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苞氏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奚其爲〻政也苞氏曰孝于惟孝美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爲政同也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

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苞氏曰大車牛車也輗者轅端橫木以縛枙者也小車四馬車也軏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馬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鄭玄曰人神鬼曰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見義不爲無勇也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

論語卷第一經一千四百七十字注一千五百一十五字

論語八佾第三 何晏集解 凡廿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人為列八人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氏僭之故孔子譏之也）三家者以雍徹（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三家之堂（苞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三家之堂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苞氏曰言人而不仁

必不能行禮樂也林放問禮之本鄭玄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苞氏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苞氏曰諸夏中国也亡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内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苞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孔安圀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外下而飲王肅曰射於堂外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馬融曰多筭飲少筭君子之所爭也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也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曰禮後乎孔安圀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苞氏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苞氏曰徵成也杞宗二国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

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鄭玄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踏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孔安國曰荅以不知者為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苞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祭如在孔安国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孔安国曰謂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孔安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昭之故徵以世俗之言感動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安國曰天以喻君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国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也子入太廟苞氏曰太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〻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孔安国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也子聞之曰是

禮也孔安圀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子曰射不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躰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也五曰興儛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馬融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之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玄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孔安圀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安国曰定公魯君謚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安圀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孔安国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之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苞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遂事不諫苞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既往不咎苞氏曰事已往不可復追非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苞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太儉

也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乎苞氏曰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国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苞氏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禮也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鄭玄曰反玷反爵之玷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内於門樹屏以敞之也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玷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〻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已始作翕如也大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〻和諧也皦如也言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也儀封人請見鄭玄曰儀蓋衛邑也封人官名也曰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苞氏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久矣孔安国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安国曰木鐸施政教之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法度以号令於天下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韶舜樂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安国曰武〻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

也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何晏集解 凡廿六章

子曰里仁爲善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擇不處仁焉得智鄭玄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也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安國曰久困則爲非也不可以長處樂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安仁苞氏曰唯性仁者自然躰之故謂安仁也智者利仁王肅曰知仁善故利行之也仁者爲之也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孔安國曰能審人好惡也仁者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去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安国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顚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孔安国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安

国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爲之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之見也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乎能爲仁故云為能有耳其我未見也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安国曰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怒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之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言君子於天下無適無莫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子曰君子懷德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安國曰重遷也君子懷刑孔安国曰刑法也小人懷惠苞氏曰惠恩惠也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孔安国曰取怨之道也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有者不難之也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苞氏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也求為可知也苞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荅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安國曰喻猶曉也）子曰見賢思齊焉（苞氏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者而内自省也（苞氏曰幾微也諫納善言於父母也）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苞氏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諫也）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遊必有方（鄭玄曰方猶常也）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玄曰孝子在衰哀感思慕無改其父之道非心所忍爲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之也）子曰古者言之不出也恥躬之不逮也（苞氏曰古之人言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孔安國曰儉則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苞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謂速數之數也）

論語卷第二　經一千二百一十二字　注一千九百三十一字

論語公冶長第五　何晏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安国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名長也縲墨索紲攣也所以拘於罪人也）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子謂子賤（孔安国曰子賤魯人弟子窓不齊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苞氏曰若人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之）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孔安国曰言汝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苞氏曰瑚璉者黍稷之器也夏

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子曰焉用佞也禦人以給屢憎民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孔安国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民之所憎之也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国曰開弟子也漆彫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子說鄭玄曰喜其志道之涂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馬融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孔安国曰喜與己俱行矣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鄭玄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也一曰子路聞孔子乘桴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古材哉同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孔安国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孔安国曰賦兵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孔安国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二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之也不知其仁也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国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

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苞氏曰既然子貢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宰予晝寢（苞氏曰宰予弟子宰我也）子曰朽木不可彫也（苞氏曰朽腐也彫琢刻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王肅曰杇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於予與何誅（孔安国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汝責之辭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孔安国曰改是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之也）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苞氏曰申棖魯人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孔安国曰慾多情慾之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也（馬融曰加淩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安国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之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得以耳目修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子路有聞未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国曰前所聞未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并行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安国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安国曰敏者

告新令尹何如也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安国曰但聞其忠未知其仁之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安国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至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安国曰文子避惡遂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淩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者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之也）子曰甯武子

識之疾也下問凡在已下者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義（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周生烈曰齊大夫晏姓也平謚也名嬰也）子曰臧文仲居蔡（苞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国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之也）山節藻梲（苞氏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梲者梁上之楹畫爲藻文也言其奢侈也）何如其知也（孔安国曰非時人謂以爲知之）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斗穀於菟之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馬融曰衛大夫甯喻也武謚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安国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孔安国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之也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安国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国名也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孔安国曰微生姓也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孔安国曰乞之四隣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孔安国曰足恭便僻之貌也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安国曰左丘明魯大史也匿怨而友其人孔安国曰心内相怨而外詐親也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安国曰憾恨也顔淵曰願無伐善孔安国曰自無稱己之善也無施勞孔安国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苞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者也已

論語雍也第六　何晏集解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苞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国之也）仲弓問子桑伯子（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孔安国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畧則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苞氏曰伯子之簡大簡也）子曰雍之言然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斛曰釜也）請益曰與之庾（苞氏曰十六斗爲庾也）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也）原思爲之宰（苞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役以原憲爲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辭（孔安国曰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子曰毋（孔安国曰祿法所當受毋以讓也）以與爾隣里鄉黨乎（鄭玄曰五家爲隣五隣爲里万二千五百家爲

詩詩集角　卷三

鄉五百家爲黨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雜文也騂赤色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　苞氏曰果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　孔安国曰達通於物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　孔安国曰藝多才能也於從政乎何有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孔安国曰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邑宰叛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之也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　孔安国曰不欲爲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之也如有復我者　孔安国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上矣　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北如齊也伯牛有疾　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也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牖子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　孔安国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孔安国曰簞笥也瓢瓠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

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馬融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猶爲殿人迍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曰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進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孔安国曰佞口才祝鮀衛大夫之美人也而善溢言當如祝鮀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也）子曰誰能出不由户者何莫由斯道也（孔安國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户也）子曰質勝文則野（苞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苞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苞氏曰彬彬猶半半之貌也）子曰人之生也直（馬融曰言人之

論語集解　卷三

子之道也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安国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憊之也）子謂子夏曰爲君子儒爲小人儒（孔安国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子游爲武城宰（苞氏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孔安国曰焉耳乎哉皆辭也）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苞氏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孔安国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奔而殿將入門策

山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万物生焉馬也知者動莒氏曰自進故動也仁者靜孔安国曰無欲故靜也知者樂鄭玄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之也仁者壽莒氏曰性靜故壽老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莒氏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仂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之也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哉言非觚也觚以喻爲政而不得其禮器也一舛曰觚爵二舛曰觚也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馬融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隨井將自投下從之乎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

論語集解　卷三　廿六

論語集解卷三

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罔之生也幸而免莒氏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莒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深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莒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莒氏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也子曰智者樂水莒氏曰智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之也仁者樂

可逝也不可陷也（莒氏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可罔也（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子見南子（孔安国曰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子路不說（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矣擔也子路不說故夫子擔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擔義可疑也）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国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安國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於人之也）

千自書冩畢字樣既得其正子孫可寶之亟相

論語述而第七　何晏集解　舊卅九章　今卅八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於老彭　包氏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矣但述之耳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也　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從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　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馬融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　孔安国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也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子曰志於

有是夫孔安国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顔淵同耳也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安国曰大国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顔淵以為已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唯與已俱故發此問也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孔安国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矣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孔安国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子之所慎齊戰疾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

誦詩集解 卷四

道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矣也據於德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依於仁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遊於藝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遊也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安国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口悱乃後啓發為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讚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

雅言（鄭玄曰雅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国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也食菜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荅也）

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鄭玄曰言此者勉人於學也）

美故忘於味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王肅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之齊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孔安国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也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師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

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安國曰夷齊讓国逃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爲仁豈怨乎）

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鄭玄曰父子爭国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安国曰疏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也）

不義而

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安国曰怪、異也力謂若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所不忍言也）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改之故無常師也）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隠乎吾無隠乎爾（包氏曰二三子謂諸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隠匿故解之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所不能及也）吾無所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包氏曰我所爲無不與我者是丘之心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疾世無明君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虚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孔安国曰難可名之爲有常也）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安国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横絶流以繫釣羅屬著也弋繳射也宿、鳥著綱也）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氏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孔安国曰如此次於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鄭玄曰互鄉、名也其鄉

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惑孔子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子惡一甚也何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苞氏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孔安国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昭公魯昭公也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国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吳孟子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安国曰以司敗言告也諱国惡禮也聖人智渙道弘故受以為過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自和之也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孔安国曰躬為君子已未能得之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安国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苞氏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

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包氏曰禱ㇾ請於鬼神也子曰有諸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也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安国曰子路共篇名也祇指也誄禱之辭也子曰丘之禱之久矣孔安国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孔安国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也

子曰君子坦蕩ㇾ小人長戚ㇾ鄭玄曰坦蕩ㇾ寬廣貌也長戚ㇾ多憂懼貌也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論語泰伯第八　何晏集解　凡廿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ㇾ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葸畏懼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

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馬融曰絞ㇾ刺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苞氏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手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躰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詩云戰ㇾ兢ㇾ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孔安国曰言此

詩者喻己常誡愼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生烈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蹟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苞氏曰欲戒敬子

子言我且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々蹌々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苞氏曰敬子忘大勞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苞氏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馬融曰友謂顏淵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安国曰攝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孔安国曰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大節安国家定社稷也奪者不可傾奪之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苞氏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安国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也子曰興於詩苞氏曰興起也言脩身當先學詩也

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孔安国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〻乎盈耳哉

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衰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〻乎盈耳哉聽而美也

子曰侗而不愿

孔安国曰侗未成器之人也愿謹愿也

悾〻而不信

苞氏曰悾〻慤〻也宜可信也

吾不知之矣

孔安国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宜謹愿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

立於禮

苞氏曰禮者所以立身也

成於樂

孔安国曰樂所以成性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苞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之貧賤者必將為亂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安国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

孔安国曰周公旦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孔安国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苞氏曰言

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安国曰唐者堯號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之最盛多賢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苞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民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孔安国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已不能復間厠其間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融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絜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国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苞氏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井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也

恐共之耳也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美舜禹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苞氏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制復著明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国曰禹稷契皐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安国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其餘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

禹吾無間然矣

論語卷第四

從下禮之恭也子絕四毋意以道為度故不任意也毋必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故無專必也毋固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毋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也子畏於匡苞氏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〻〻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往後尅為夫子御至於匡〻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国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〻自此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安国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未欲喪之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已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安国曰太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孔安国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苞氏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也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有鄙夫來問於我空〻如也我叩其兩端而

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卓爾不可及夫子之所立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鄭玄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使之）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安國曰病小差曰間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馬融曰無寧猶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葬（孔安國曰君臣禮葬也）予死於道路

論語集解　卷五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孔安國曰罕希也利者義之和命者理之極仁者行之施皆人所難故希言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人姓名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門門有塾黨五百家爲一黨黨人蓋閭塾之吏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吾執射乎吾執御矣（孔安國曰六藝之中執御最卑故自謙以下之）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冠祭祀之服也純儉省約也）

拜下禮也今也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拜下臣見君之禮也泰驕慢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者不爲也意者心之所生也必者期於事也固者執一也我者無通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匡衛地名也）

子曰吾以女爲死矣（孔安國曰以女爲已死）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安國曰言天將喪此文使我不得與知之）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太宰吳官名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孔安國曰縱猶放也）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孔安國曰鄙事謂小事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弟子姓琴張字子開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如也我則竭焉以語之竭盡所知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

不爲有所愛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安國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見齊衰者與瞽者（苞氏曰冕者冕冠之服也大夫也瞽者盲者也）

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苞氏曰作起也趨疾行也）

顏淵喟然歎曰（喟然歎聲也）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可窮盡也）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忽怳不可爲形像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

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於我哉馬融曰困亂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苞氏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故發此言也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苞氏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前功多而善之見其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也擾其欲進而與之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也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苞氏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

乎馬融曰就使我不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融曰韞藏也匵匱也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賣之耶也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苞氏曰沽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君子居者皆化也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

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孔安国曰言万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後生謂年少也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孔安国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改乃為貴也 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馬融曰巽恭也謂恭巽謹敬之言聞之無不悅也能尋繹行之乃為貴也 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已也矣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慎其所主所友有過改皆所以為益也 子曰三

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安国曰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奪之而取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子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與孔安国曰不緼泉著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馬融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乎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融曰臧善也尚得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也乎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子曰智者不惑苞氏曰不惑惑亂也 仁者不憂孔安国曰

無憂患也勇者不懼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立也可與立未可與權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趨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逸詩也唐棣栘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夫思者當思其反之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也

論語鄉黨第十 何晏集解 凡一章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温恭之貌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鄭玄曰便便辯皃也雖辯皃而敬也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孔安国曰闇闇中正之貌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馬融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君召使擯鄭玄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也色勃如也孔安国曰色勃變色也足躩如也包氏曰躩如盤辟貌之也揖所與立左右其手衣前後襜如也鄭玄曰揖尤人尤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国曰言端好也賓退必復命

曰賓不顧矣孔安国曰君賓已去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安国曰皷身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孔安国曰閾門限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芭氏曰過君之空位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孔安国曰皆重慎也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出降一等逞顔色怡怡如也孔安国曰先屛氣下階舒氣故怡怡也没階趨進翼如也孔安国曰来下盡階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孔安国曰来時所過位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芭氏曰爲君使以聘問隣国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也鄭玄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之也享禮有容色鄭玄曰享獻也聘禮既聘用圭璧有庭實也私覿愉愉如也鄭玄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顔色之和也君子不以紺緅飾孔安国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齊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也紅紫不以爲褻服王肅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也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孔安国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孔安国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温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

有半孔安国曰今之祓也狐貉之厚以居鄭玄曰在家以接賓客之也去喪無所不佩孔安国曰去除也非喪則備所宜佩也非惟裳必殺之王肅曰衣必有縫唯惟裳無殺羔裘玄冠不以弔孔安国曰吉凶異服故不相弔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安国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齊必有明衣布也孔安国曰爲沐浴之衣也齊必變食孔安国曰改常食也居必遷坐孔安国曰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孔安国曰饐餲臭味變也魚餒而肉敗不食孔安国曰敗曰餒也魚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孔安国曰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鄭玄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時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孔安国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孔安国曰不過飽也祭於公不宿肉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安国曰齊嚴敬之貌也三物雖薄祭之必敬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安国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出之鄉人儺朝

服而立阼階孔安国曰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於廟之阼階也問人於他邦再拜送之孔安国曰送使者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苞氏曰饋遺也孔子藥也曰丘未達不敢嘗之孔安国曰未知其故不敢嘗也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玄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自魯君之朝來歸君賜食必正席先嘗孔安国曰敬君之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之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安国曰薦之其先祖也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之祭先飯鄭玄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先嘗食然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苞氏曰夫子疾也廐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行出而車既駕從也入太廟每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孔安国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孔安国曰不拜有通財之義也寢不尸苞氏曰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也居不容孔安国曰爲家室之敬難久也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安国曰狎素親狎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孔安国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孔安国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賜也迅雷風烈必變鄭玄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也升車必正

立執綏周生烈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車中不內顧苞氏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扼傍視不過輢轂之也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也翔而後集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

論語卷第五經一千四百六十二字注二千二百九十七字

立執綏周生烈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車中不內顧苞氏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旁視不過輢轂之也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也翔而後集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

論語卷第五 經一千四百六十二字 注二千二百九十七字